

特约文章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sup>①</sup>

吴心伯<sup>②</sup>

**【内容提要】** 21世纪以来,中国力量的上升和活跃的周边外交显著提升了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也因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本文旨在探讨美国朝野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认识,揭示布什政府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分析其对中美关系和地区格局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 亚洲, 影响力, 美国, 反应

---

①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与新格局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0CJW038)成果的一部分。

②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首要外部舞台，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亚洲事务尤其是周边事务的参与和处理。21世纪初，中国政府在整体外交布局中更加重视亚洲的地位。2002年中共16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八字方针，进而又提出推进周边外交的两个方向，一是加强睦邻友好，二是加强区域合作。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周边外交充满活力，表现出积极的进取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在东北亚，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对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亚，中国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扩大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共同促进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缔结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升了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和战略互信，大大增强了双边经贸联系的纽带。中国还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合作，使“10+3”进程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中国亚洲外交的一系列积极、主动和建设性的举措，改善和加强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突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提升了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中国活跃的周边外交和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亚洲是美国有着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二战”以后，美国从政治、安全和经济等方面长期经营亚洲，以拓展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促进美国在亚洲的利益。面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美国本能地作出系列反应，这些反应不可避免地中美关系和地区格局产生影响。本文旨在探讨美国朝野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认识，揭示布什政府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分析其影响。

### 评估与反应

从2003年年底开始，美国的新闻记者、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在亚洲的举动。他们希望了解的是，中国在亚洲的目标是什么？中国越来越活跃的亚洲外交对美国利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美国该如何应对

## 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

美国的分析家们认为，中国的亚洲政策拥有广泛的利益目标。<sup>①</sup> 政治上，为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提升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消除邻国对中国力量上升的疑虑和恐惧，在外交上孤立台湾，并使日本在地区事务中边缘化。经济上，扩大经济合作与交流，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增进能源安全。战略上，抵制美国在本地区有悖中国利益的行为，增强抗拒美国战略压力的能力。在如何看待中国亚洲政策中的美国因素问题上，美国的分析家们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最终将美国赶出亚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亚洲政策中既有防范美国的一面，也有与美国合作的一面。

那么，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增长会对美国的利益产生何种影响？美国分析家依其观点大致可分为“乐观派”、“悲观派”、“谨慎派”。乐观派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军事上的克制态度以及娴熟的外交活动提升了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虽然东亚的力量对比是稳定的，但影响力对比正向中国倾斜。然而后者并不是零和性质的。“中国在亚洲上升的影响力并不威胁近期和中期的美国利益。相反，中国经济的开放，外交上的灵活性，军事上的克制，以及乐意帮助应对恐怖主义和其他非传统威胁，这些都有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sup>②</sup> 悲观派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首要的长远目标是将美国赶出亚洲，并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中美在亚洲影响力竞争的加剧，摩擦将越来越多。美国进攻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言人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断言，“在 21 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对的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因为中国“几乎肯定会用经济实力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机器，而且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它一定

---

<sup>①</sup> Robert Sutter,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and Why It May Not Be Good for America,"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291 - 292; Ellen L. Frost, James J. Przystup,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Strategic Forum*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No. 231, April 2008, p. 1.

<sup>②</sup> Ellen L. Frost, James J. Przystup,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p. 7.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会寻求地区霸权，就像19世纪美国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sup>①</sup> 谨慎派的观点介于乐观派和悲观派之间。这一派认为，中国的亚洲战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促进经济相互依存，并与美国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合作；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反美倾向，在中美力量对比和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亚洲政策会变得更加强硬。<sup>②</sup> 尽管上述三种看法各有市场，在美国的政策圈子和学术界占主流的观点是，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已经发生并将继续下去，这对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以及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目标有积极的一面，但也给美国的亚洲政策带来了挑战，美国要密切关注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动向，防止中国寻求支配性的地位，损害美国的利益。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就在其对华政策演讲中公开阐明了这一立场：“在亚洲，中国已经在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尊重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承认多边外交在亚洲的有益作用。然而，如果中国为寻求具有支配性的强权地位进行活动，对中国的担心就会上升。”<sup>③</sup>

鉴于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显著上升，美国的分析家一致认为需要认真面对并作出反应。即使那些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持温和态度的分析家也认为，虽然对于中国要为亚洲安全与稳定作出贡献的不断增长的能力和意愿，美国应持欢迎态度，但华盛顿应积极工作以确保中国上升的地区影响力不会开始侵蚀美国安全存在的基石。他们警告说，如果对亚洲地区影响力对比向中国倾斜的趋势不加制止的话，“就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质疑美国的同盟安排存在的理由，削弱日本的地位，进一步孤立台湾，制约东南亚的独立性。”<sup>④</sup> 这些关于应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建议涵盖了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

① Robert Sutter,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and Why It May Not Be Good for America," p. 292;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3—544页。

② Robert Sutter,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and Why It May Not Be Good for America," p. 292.

③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 -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a/d/rem/53682.htm>.

④ Ellen L. Frost, James J. Przystup,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p. 7.

在政治上，美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亚洲的外交活动，总统和高级官员应更多地访问本地区并参加地区会议；拓展美国的地区日程，使之不仅仅局限于反恐问题，正视亚洲各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国家建设和地区多边合作的关切；加强同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磋商以制定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更好地发挥软实力资源；降低美国外交中的单边主义倾向，等等。经济上，重振亚太经合组织，积极推进与有关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充分发挥美国在经济和科技实力上的优势等。安全上，进一步强化美日军事合作，加强美、日、印和美、日、澳三边合作，促进在非传统安全上的多边合作，主导地区海上安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等。<sup>①</sup>

在第二任期内，布什政府为因应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上升和美国影响力的相对下降，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政治上，布什提出了建立“亚太民主伙伴关系”的倡议，这个意图囊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印尼、新西兰、菲律宾和韩国在内的外交构想不仅呼应了布什政府外交的价值观取向，也反映了华盛顿力图削弱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的用心。布什政府还积极加强因反恐和伊拉克战争而受到削弱的美国—东南亚关系。2005年11月，在韩国釜山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期间，布什总统与东盟七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06年7月，美国与东盟签署了《实施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该计划为美国与东盟在2006—2011年间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蓝图。

经济上，重振亚太经合组织，加强在该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主张最先由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在2004年APEC领导人会议前提出，其基本设想是，通过APEC成员缔结自由贸易协议，建立一个把太平洋周边经济体整合起来的自由贸易区，

---

<sup>①</sup> Ellen L. Frost, James J. Przystup,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pp. 7 - 8; Robert Sutter, *China's Rise: Implications for U. S. Leadership in Asia*,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Policy Studies 21, 2006, pp. 64 - 65;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Nye, "The U. S. -Japan Alliance-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CSIS Report, February 2007, pp. 22 - 24.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并改革 APEC 非强制性原则，使之成为一个约束性机制。<sup>①</sup> 2006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前夕，美国表示出对讨论亚太自由贸易协议问题的兴趣。布什总统在会前访问新加坡发表演讲时称，在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实现自由贸易协议的主意“值得认真考虑”。他强调说，亚太经合组织是本地区首要的经济论坛，拥有在太平洋地区扩展自由贸易和机会的巨大潜力，美国将致力于使 APEC 成为推动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的更强有力的组织。<sup>②</sup> 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双边努力谋求加强与东亚联系的纽带，加快了与本地区有关国家之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2007 年 4 月，美国和韩国经过十个月的谈判，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对华盛顿来说，这项协定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战略意义。韩国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和美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该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可望显著提升美国在韩国的贸易和投资，因此美方认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自 1992 年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商业意义最重大的协议。不仅如此，在东亚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该协定还有助于巩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经济地位。此外，在美韩安全同盟关系近年来因双方在对朝政策上的分歧而日渐疏远之际，达成这样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安排也将有助于巩固和拓展美韩伙伴关系。<sup>③</sup>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与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韩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自贸协定正在谈判之中，此外，还与印尼、菲律宾、文莱等进行着投资贸易框架协定的讨论。

安全上，布什政府积极推动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多边安全联盟，作为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传统的两大支柱——双边安全同盟与前沿军事部署——之外的第三根支柱。布什政府相信，建立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国以及本地区那些虽非美国的传统盟国但却有潜力和意向牵制中国谋求地区霸权的能力的国家在内的安全联盟，不仅能有效地牵制中国谋求地区主导地

① 蔡鹏鸿：《亚太自由贸易区对 APEC 机制化进程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②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National Singapore University, November 16,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76071.htm>.

③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促进合作》，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2007 年 6 月 13 日。[Http://usinfo.state.gov/utills/mgckprintpage.html](http://usinfo.state.gov/utills/mgckprintpage.html)。值得注意的是，美韩自贸协定签署后，由于两国国内的阻力，该协定迄今尚未得到两国国会的批准，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趋向消极，这也给该协定带来了新的变数。

位的任何企图，也有助于保持美国作为本地区决定性的战略行为者的地位。打造美、日、澳三边安全联盟是布什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2006年3月，美日澳首次部长级三方安全对话在澳大利亚举行。中国是三边对话的主要话题。在三边安全对话的推动下，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2007年3月，双方签订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由于日本和澳大利亚早已分别是美国的安全同盟，《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签订也标志着美日澳三边安全联盟的正式形成。

此外，布什政府还有意构建美、日、澳、印“四国战略联盟”。在2004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救灾过程中，美国组织了美、日、澳、印四国救灾核心集团。其后，美国一些保守的思想库人士极力鼓吹将日本打造成“亚洲的英国”，使印度成为“亚洲的日本”，构建美、日、澳、印“四国战略联盟”。在美国的鼓励下，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关系发展迅速，美、日、澳、印之间的双边关系均出现良性互动。在美国的鼓励和国内保守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日本成为这一主张的积极兜售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07年8月访问印度之际，正式向印方提出了这一设想。这个构想表面上以四国经济及战略紧密合作为主要内容，实际上暗含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某种形式的“亚洲版北约”。2007年4月，美国、日本、印度三国在日本附近的太平洋海域举行了首次联合军演。2007年5月，美、日、澳、印四国官员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高官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磋商。8月，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四国举行了首次局长级战略对话。9月，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五国海军在孟加拉湾举行了代号为“马拉巴尔07”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加强参演舰队之间的相互协调能力。这是在印度洋举行的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然而，不管是美日澳三边联盟还是美日澳印四边联盟，要让它发挥牵制中国的作用，殊非易事。近年来，由于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澳大利亚越来越重视对华关系，作为美国的盟友，堪培拉在诸多问题上积极追随和配合华盛顿，但在对华问题上却与美国逐渐拉开距离。无论是对中国的崛起，还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是台海问题，澳大利亚都显示出与美国不同的政策立场。<sup>①</sup> 在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问题上，澳大利亚主要是希望加强与日本的安全联系，更多地发挥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以处理广泛的地区安全问题，而不是要将三边合作的矛头指向中国。在四国战略同盟问题上，澳大利亚的态度相当消极。澳大利亚认为，美日澳三国在武器装备和指挥系统方面共同性较大，而印度在武器装备和指挥系统方面则大不相同，因此对与印度开展安全合作兴趣不大。更重要的是，堪培拉不希望四国联盟被中国看作“反华包围圈”，从而损害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在积极主张发展澳中关系的陆克文（Kevin Rudd）政府执政后，澳大利亚已表示将不打算推进四国战略对话。<sup>②</sup> 印度对四国联盟也持谨慎态度。印度一向坚持独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与发展，在对华关系上的利益不断增加，内部在如何应对针对中国的四国安全联盟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因此对四边战略对话不甚积极。即使是曾经积极推动四边对话的日本，随着安倍晋三的下台，其对构建四国联盟的态度也出现了变数。

在近年来中国的亚洲外交中，东南亚和中亚是两个主要方向，中国与这两个次地区的关系建树颇多，美国也因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反应。下面将对此作一分析。

### 美国在东南亚的反应

东南亚是 21 世纪初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中国与该地区的关系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建立政治互信，加强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安全。政治上，2003 年 10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联合宣言，确认双方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首次与地区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落实这一联合宣言，2004 年双方达成了行动计划，从政治与安全合作、经济合作、

<sup>①</sup> 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第 179—180 页。

<sup>②</sup> 澳大利亚外长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是在 2008 年 2 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来访时作这一表示的。



功能合作、国际和地区事务合作、资金、机制安排等方面规划了东盟与中国在 2005—2010 年间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中国还在 2003 年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区外大国。经济上，2001 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的积极响应，2002 年双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在这一框架协议下提出了“早期收获计划”，使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水果和蔬菜等产品零关税进入中国。双方还就深入进行金融、服务、投资、农业、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共识。在安全领域，中国继续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与东盟开展安全对话。2002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双方就南海问题发表的第一个政治文件，向外界表明了双方以和平合作方式解决南海争议问题和维护地区和平的共同政治意愿。<sup>①</sup> 2002 年，中国和东盟联合发表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开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04 年 1 月，中国又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合作。

中国在 21 世纪初所奉行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东南亚政策，极大地改善了与这一地区的关系，加强了双边联系的纽带，并有助于消除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力量上升的疑虑。美国的观察家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大多数东亚国家都视中国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贸易伙伴和经济机会，而不是威胁”。“大多数东亚官员和防务知识分子现在视中国为一个安于现状的大国，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此”。<sup>②</sup>

美国在冷战时代长期经营东南亚，虽遭遇了越南战争的重创，冷战结束后又撤出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但由于该地区连接中东和西太平洋，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美国不仅保持了与泰国和菲律宾的安全同盟关系，还积极发展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安全合作，以保持对该地区的军事准入和军事存在。美国长期将东南亚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对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2003 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3 页。

② Ellen L. Frost, James J. Przystup,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p. 1.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以及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上升极为关注。美国斯坦利基金会 (The Stanley Foundation) 的一份报告说,“总体而言,对于中国在该地区的新的影响力,美国人表现得比大多数东南亚人自己更紧张”。<sup>①</sup> 2003 年年底,美国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 (Richard Armitage) 发出“中国正在东南亚吃我们的午餐”的抱怨,要求国务院亚太局注意此事,后者遂指示美国驻东南亚各国使领馆提交有关中国在东南亚各国活动情况的报告。美国驻东南亚各国使领馆递交国务院的大多数报告认为,中国近年来不仅加大了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而且与一些国家的政治关系也有显著改善,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总体上升,值得美国关注。<sup>②</sup>

美国的研究机构也闻风而动,跟踪分析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与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大致存在强硬派和温和派两种观点。强硬派耸人听闻地描述中国对该地区的“野心”:“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被强大的国家所包围,日本和韩国居东,俄罗斯在北,印度位于西面。中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唯一出口就是东南亚”。<sup>③</sup> 他们认定中国在该地区的目标是要削弱美国的影响力,特别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存在,将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并使东南亚国家逐渐服从于中国的战略利益。<sup>④</sup> 强硬派夸大其词地称,中国已是东南亚的主导力量。“北京的外交官将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有效地转化成了政治影响力,使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和承诺成为问题,甚至在美国的传统盟友看来都是如此。”<sup>⑤</sup> 他们呼吁,如果美国希望避免出现一个由北京主导的东南亚,并保住自己日渐减弱的影响力,华盛顿就必须迅速而坚决地在外交、经济和防务领域与该地区重新建立密切关系。强硬派的具体建议包括:优先

① The Stanley Foundation,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Fortifying the Foundation-A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South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sues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Initiative”, 2003 - 2005.

② 2005 年 8 月笔者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人士的谈话记录。

③ Dana Dillion and John Tkacik, “China’s Quest for Asia,” December 14, 2005, <http://www.heritage.org/Press/Commentary/ed121405d.cfm>.

④ Marvin C. Ott,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Challenges: America’s Response?” *Strategic Forum*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No. 222, October 2006, p. 6.

⑤ Dana Dillion and John Tkacik, “China’s Quest for Asia”.

考虑与该地区缔结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更加充分地参与和领导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等机构；加强双边反恐和救灾合作；同每个东南亚国家开展安全对话；为东南亚提供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的多边安全安排，该安排可以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战略合作为基础；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影响的性质和内容；分析中国开发湄公河流域所产生的影响；帮助东南亚国家的研究机构提高战略分析能力；考虑因继续制裁而将缅甸军政府驱入中国怀抱对美国安全利益产生的不利后果，重新评估美国对缅甸的政策。<sup>①</sup> 强硬派的这些建议表明，他们以零和观点看待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上升，并欲以竞争甚至对抗性措施反制中国，其中要将东南亚纳入美国的安全安排的主张蕴涵着将该地区变成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舞台的风险，这显然违背了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意愿，缺乏现实性。

温和派的观点则有所不同。<sup>②</sup> 首先，他们认识到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扩大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如历史文化联系，生活在该地区的大量华侨，地理上的接近，中国对穷国提供不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与整个东盟发展合作关系（而不是像美国那样更倾向于与单个国家交往），双边人员交流的扩大，蓬勃发展的贸易关系，等等。其次，温和派对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建议不像强硬派那样锋芒毕露，将矛头完全指向中国，也较少对抗性。他们强调说，美国不要迫使东南亚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作出选择。这样做不仅没有必要，甚至会促使一些国家倒向中国。他们主张美国在政治上要加强与该地区的政治和外交互动，包括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加强与一些穷国的关系，以免他们过分依赖中国；经济上更多地参与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防止被排除在地区集团之外，支持东南亚发展强健的金融机构，在东南亚次地区项目如大湄公河地区发展项目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等等；加强与该地区在非

<sup>①</sup> Dana Dillion and John Tkacik, "China's Quest for Asia"; Marvin C. Ott,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Challenges: America's Response?"

<sup>②</sup> Ellen L. Frost, James J. Przystup,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p. 7; The Stanley Foundation,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Fortifying the Foundation", 2003—2005, pp. 15—16; Catharin E. Dalpino, "New Power Dynamics in Southeast Asia: A Report of a Stanley Foundation Project on Examining U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2008.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温和派还建议美国应考虑与中国和东南亚合作以对付该地区的跨国威胁，如禽流感、艾滋病、人口和毒品交易、非法走私武器等等。

在此背景下，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开始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2005年5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访问了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佐利克称，东盟是美国全球视野的核心部分，美国愿意进一步加深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对于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扩大，佐利克表现出务实态度，他说：“在美国看来，关键信息是，我们认为，我们应当自己积极地与东盟接触，设法限制或约束中国的政策将是愚蠢且无效的。”<sup>①</sup>在佐利克东南亚之行的基础上，布什政府推出了加强美国—东南亚关系的重大举措。2005年11月，在韩国釜山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期间，布什总统与东盟七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用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话说，这一伙伴关系的目标就是要使美国—东盟关系机制化，为其在21世纪的持续和发展奠定基础。<sup>②</sup>2006年7月，美国与东盟签署了《实施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该计划为美国与东盟在2006—2011年间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蓝图。在政治安全方面，双方探讨未来举行美国—东盟首脑会议的可能性；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对话；通过信息共享、人员培训等提升双方在航海安全、环境保护和海事安全等海洋安全合作，密切双方在打击海盗、走私等方面的合作，深化和扩大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领域的合作。在经济合作方面，继续实施美国提出的《东盟企业倡议》，尽早完成《美国—东盟贸易投资框架协议》，建立加强美国—东盟贸易投资流动机制，定期举行美国—东盟经济部长级磋商会议。在社会和发展领域，双方将加强在灾害管理和应急方面的合作，美国将向东盟提供技术、资金和人员培训等支持；加强在防治艾滋病、非典和禽流感等传染病方面的合

<sup>①</sup> Bernice Han, "US to Broaden Ties with Southeast Asia, but not Limit China: Zoellick," <http://www.ascansec.org/afp/116p.htm>.

<sup>②</sup> Christopher Hill, "The U. S. and Southeast Asia," Remarks to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ingapore, May 22,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a/rm/66646.htm>.

作；促进双方在教育、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等等。<sup>①</sup>

此外，美国还积极改善和发展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关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印（尼）关系和美越关系。鉴于印尼是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和最大的东南亚国家，以及在东盟的龙头老大地位，美国近年来对美—印（尼）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美国在 2005 年 11 月取消了对印尼的军售禁令，这意味着双边军事合作全面恢复。2006 年 3 月，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访问印尼，将美印关系称之为“战略伙伴关系”。2006 年 11 月，布什总统在出席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短暂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这是布什任内第二次访问该国。2008 年 2 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M. Gates）造访印尼，探讨加强美国与印尼的防务合作。美国还明确表示支持印尼在东盟的发展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美越关系近年来也有较快的发展。2005 年 6 月，越南总理潘文凯访问美国，这是越南战争结束以来越南总理对美国的首次访问。2006 年 11 月，布什总统出席在河内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了越南，并在同年 12 月签署了美国给予越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法案，这被认为实现了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2008 年 6 月，越南总理阮晋勇访问美国，表示要通过此次访问增进越美两国在经济、教育、环境、科学以及安全防务等领域的广泛合作。美越在军事和情报领域的合作尤其值得关注。2005 年 6 月越南总理潘文凯的美国之行启动了越美在军事和情报方面的合作。2006 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美军太平洋司令法伦（William Fallon）先后访问越南。2008 年 10 月，越南和美国在河内举行了首次政治、安全和防务战略对话，决定在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救助和救灾等方面加强合作。虽然美方曾表示美越安全合作不针对中国，但由于中越之间在南中国海的岛屿问题上存在着争端，以及越南对中国力量上升的防范心理，美国加强与越南的军事关系无疑有牵制中国的考虑。

中国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东南亚在我国的

---

<sup>①</sup>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U. S. Enhanced Partnership,” [http://www.asean-us-partnership.org/pdf/Plan\\_of\\_Action\\_for\\_ASEAN\\_US\\_Enhanced\\_Partnership.pdf](http://www.asean-us-partnership.org/pdf/Plan_of_Action_for_ASEAN_US_Enhanced_Partnership.pdf).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周边外交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我建设“和谐周边”的战略依托，是我进入区域合作的主要通道，是我拓展海外利益的主要方向，也是我构建亚洲体系可资借重的重要力量。<sup>①</sup> 中国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具有一系列的有利条件，如地理和人文上的密切联系，在维持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的共同利益和相近的立场，双边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等。在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以及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日趋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的背景下，东南亚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愿意与中国发展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密切合作。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最终建成，中国—东盟关系将跃上新的台阶，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进一步强化乃是大势所趋。在此情况下，美国应务实地看待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发展。华盛顿不应将东南亚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或以零和眼光看待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上升。美国应理解中国和东盟基于各自的利益发展相互关系的愿望，并从地区繁荣与稳定而不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看待中国日趋活跃且成效显著的东南亚政策。中国无意削弱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或将该地区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的政策精英们还应该看到，东盟基于自身的利益，不会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也不愿成为中美地缘政治角逐的对象。华盛顿如果将其东南亚政策建立在抵制中国影响力上升的前提之上，不仅难以奏效，还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后果。

## 美国在中亚的反应

成立于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和持久和平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从此，“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正式建立。“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为推动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维护地区和平、

<sup>①</sup> 沈国放：《东南亚的国际地位发展趋势及与我关系》，《世界知识》2008年第18期，第58页。

安全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不断变化，成员国一致认为，已有的会晤机制已不能适应各国合作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提升合作水平。2001年6月14—15日，“上海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加入“上海五国”。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对国际社会寻求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式和建立新型的地区和全球安全架构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主导成立的第一个地区组织，该组织的秘书处设在北京，首任秘书长由中方人士担任，中国对该组织的规范和理念的确立、机构建设和议程设置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是中国外交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体现，也是新世纪周边外交的一大亮点。

美国一开始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认为各成员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利益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互信的不足将制约该组织的发展。“9·11”事件后美国利用发动阿富汗战争之机驻军中亚，俄罗斯及一些中亚国家对此均表示理解和支持，美国一些分析家认为这将导致上海合作组织失去发展动力。然而，2005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美国朝野提高了对上合组织的重视和警惕：2005年7月1日中俄元首发表的《关于21世纪的世界秩序》的联合声明，被认为是明显针对美国在中亚的政策；在7月初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美国申请成为该组织观察员的要求被拒，而伊朗、蒙古、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却被接纳；7月5日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发表的元首声明要求美国制定从中亚撤军的时间表；7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又要求美国六个月内从该国撤出驻军。<sup>①</sup>

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以及在该地区的利益界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991年，美国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初期，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兴趣主要在于促进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而不是在

<sup>①</sup> 郑羽：《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看法及政策》，《和平与发展》2007年第1期，第33页。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那里建立和拓展军事存在”。<sup>①</sup>但是从1990年代中期起，美国开始注意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关系。在美国的推动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先后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同时，美先后与上述五国签署了多个军事交流协议。通过北约框架和双边渠道，美国大力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人员交流，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1999年3月17日，美国前无任所大使斯蒂芬·西斯塔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总结了克林顿政府对中亚政策的四个目标：政治民主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西方政治军事机构的整合；在不扩散、反恐、禁毒问题上的负责任的安全政策。他还指出，维护中亚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美国中亚政策的基石。<sup>②</sup>“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全球反恐和阿富汗战争的开展，中亚成为反恐的“前线国家”，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显著上升。美国助理国务卿伊丽莎白·琼斯（A. Elizabeth Jones）在2001年年底提出了美国在中亚地区寻求的三个长期利益目标：阻止恐怖主义的扩散；支持中亚国家的经济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确保里海能源的安全和能源开发的透明度。<sup>③</sup>但是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扩大，美国的中亚政策增添了新的地缘政治内涵，这就是牵制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国会研究部的一份报告称，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强调，“美国和其他西方的援助和投资将加强中亚国家的独立和对西方的开放，防止俄罗斯和中国试图征服或重新征服该地区。”美国的一些观察家也主张，美国的政策应更加明确地关注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以最大限度地支持中亚国家的独立和保护美国的利益。<sup>④</sup>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教

① 潘光：《“9·11”事件前后美国与中亚的关系：变化与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29页。

② Stephen Sestanovich, “U. S. Policy toward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Testimony befor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April 30, 1998, <http://www.encyclopedia.com/doc/1pl-28722901.html>.

③ A. Elizabeth Jones, “U. S. -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Washington, DC, December 13, 2001, <http://www.state.gov/p/eur/rls/rm/2001/11299.htm>.

④ Jim Nichol, “Central Asia's Security: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Interest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updated April 26, 2007,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授斯蒂芬·波兰克 (Stephen Blank) 认为, 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首先是战略上的, 其次是反恐, 再次是为美国公司获得中亚地区的能源开采、加工和销售权。他声称, 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对中亚地区政策的动机是谋求对该地区的垄断权, 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驱动力就是反垄断。<sup>①</sup>

在此背景下, 美国的分析家们开始给上合组织涂上反美色彩, 并将其描述成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弗雷德里克·斯塔克尔贝克 (Fredrick W. Stakelbeck, Jr.) 指责说, “上海合作组织不大像一种合作安排, 而更像现代版的华沙条约组织, 决意要减少美国的全球影响并应对它感觉到的西方在中亚和中东不断上升的扩张主义。增加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蒙古成为上合组织的‘观察员’, 同时断然拒绝美国成为观察员的要求, 这对该组织的长远战略目标和远景提出了重大疑问”。“毫无疑问, 上海合作组织正在被精心打造成对付美国的地缘政治砝码”。<sup>②</sup> 斯蒂芬·波兰克写道: 中国和俄罗斯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始就将其设想为将中亚政府统一在一个反美的地区安全组织的论坛; 北京一直公开地宣称上合组织是它致力于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为亚洲安全建立的模式, 以此取代美国领导的亚洲同盟体系, 这种模式符合中国的利益, 但不符合美国及其同盟的价值观和利益。<sup>③</sup> 传统基金会研究员阿里尔·科恩 (Ariel Cohen) 在 2006 年 8 月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举行的听证会上宣称, 上海合作组织的日程“充满了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在欧亚大陆意图的疑虑和削弱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的愿望”, 上合组织主要是新的北京—莫斯科共治亚洲的工具, 而不是作为真正的中亚多边安全框架。科恩还特地将矛头指向中国, 断言中国是上合组织的主要得益者, 政治上将该组织视为打造新的欧亚秩序的工具, 以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 限制美国在海外推

---

① Stephen Blank, *U. 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hallenges to Them*,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 S. Army War College, March 2007, pp. 2-3.

② Frederick W. Stakelbeck, Jr., "A New Bloc Emerges?" August 5, 2005, [http://www.americanthinker.com/2005/08/a\\_new\\_bloc\\_emerges.html](http://www.americanthinker.com/2005/08/a_new_bloc_emerges.html).

③ Stephen Blank, *U. 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hallenges to Them*, p. 13.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广民主。<sup>①</sup>

为此，美国的外交政策谋士们就强化美国的中亚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主要内容包括：<sup>②</sup>

1. 为美国的中亚政策提供足够的物质和政治资源。美国应继续推进内阁成员对中亚的高层访问，并将这种高层访问提升到副总统级别，同时辅之以较低级别官员的经常性访问以跟踪政策的实施情况。

2. 考虑以打击毒品贸易合作为基础在中亚建立新的地区组织，与上海合作组织抗衡。

3. 加强与北约、欧盟和印度合作，促进中亚地区在能源和电力上与欧洲或印度、巴基斯坦融为一体。

4. 对那些利用上合组织将美国排挤出中亚的国家进行惩罚，同时提升与中亚政府的双边关系以增强他们抵制俄中压力的能力。继续向中亚国家尤其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提供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

5. 建立北约与上合组织的联系，讨论中亚地区面临的战略问题，并按照“和平伙伴关系”的路线开辟合作途径。

6. 鉴于美国加入上合组织的要求被拒，应转而谋求观察员席位。

7. 平衡考虑美国在中亚促进民主化的利益目标和其他利益目标，包括安全与能源利益。与其期待民主政府很快在中亚出现，不如采取更为适度的目标，如鼓励外国在该地区的投资，这将有助于消除贫困并为持续的政治改革奠定社会经济基础，推动结束对人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重大侵害，继续推进学术、专业和其他形式的交流，以帮助培养下一代的中亚精英。

---

① Ariel Cohen, "The Dragon Looks West: Chin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delivered on August 3, 2006, published b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September 7, 2006, [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h1961.cfm](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h1961.cfm)

② Stephen Blank, *U. 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hallenges to Them*, pp. 26 - 34; Ariel Cohen, "The Dragon Looks West: Chin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ichard Weitz, "Averting a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3, Summer 2006, pp. 155 - 167;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4, July/August 2005, pp. 164 - 178.

8. 将阿富汗和整个中亚地区转变成一个由安全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区域, 它们将拥有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世俗化和开放的政府体制, 并同美国保持积极的关系。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将是建立“大中亚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 这将是一个策划、协调和执行一系列美国项目的地区论坛。提出这一建议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 (Frederick Starr) 认为, “大中亚伙伴关系”将发出一个信号, 表明美国对其在中亚地区长远利益的承认。这一倡议的实质, 就是要以阿富汗为中心, 通过安全、经济、交通和能源等合作, 形成一个以中亚五国和阿富汗为主要成员、有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参与的新的地区组合, 美国将在其中发挥主导性的影响, 而中俄两国将被排除在外。

上述建议不同程度地在布什政府的中亚政策中体现出来。布什政府首先接受了“大中亚”的构想。2005年10月, 国务卿赖斯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发表的讲演中称, “阿富汗需要与中亚地区建立一种全面伙伴关系, 一个安全繁荣的阿富汗将充当中亚之锚, 并将中亚与南亚联系起来, 这是未来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sup>①</sup> 2006年1月, 美国国务院调整了部门机构设置, 将原属欧洲局的中亚五国归入新成立的中亚南亚局, 这样对中亚五国的外交事务就与阿富汗以及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事务整合在一起, “大中亚”的构想机构上得到了体现。赖斯在解释这一机构调整时表示, “它说明了我们正在设法实现的事情, 即把这一地区视为需要整合的地区”。<sup>②</sup> 4月26日, 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包润石 (Richard A. Boucher) 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中东和中亚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 “阿富汗的开放使它从一个分隔中亚与南亚的障碍转变成为联系二者的桥梁。这反过来开启了新的令人振奋的可能性”。“我们的目标是复兴南亚和中亚古已有之的纽

<sup>①</sup> Condoleezza Rice, “Remarks at Euras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stana, Kazakhstan, October 13, 2005,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5/54913.htm>.

<sup>②</sup> Condoleezza Rice, “Remarks at State Department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s Inaugural Newsmaker Breakfast,” Fairmont Hotel, Washington, DC, January 5, 2006,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6/58725.htm>.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带,并帮助创造新的贸易、交通、民主、能源和通讯联系。”<sup>①</sup> 2006年4月,第一次“大中亚伙伴、贸易和发展”大会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包润石出席了此次会议。在解释美国“大中亚”战略的意涵时,包氏坦率地说:“我们要找到一个它(指中亚地区——作者)能够独立立足的地方,它可以和南方的朋友站在一起,不再依赖任何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意思。”<sup>②</sup> 布什政府在2006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声称,“南亚和中亚是具有重大的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美国的利益和价值前所未有地涉足该地区”;“放在一起看,我们同南亚国家的关系能够作为与中亚更深入的接触的基础。阿富汗将越来越多地担负起作为南亚和中亚的陆地桥梁而将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角色”。<sup>③</sup>

其次,强调和支持中亚拥有“选择权”。包润石在上述的听证会上声称,“这些国家的人民,无论从战略上讲还是作为个人来讲,都应该有选择和机会,以便使他们行使其自主权——不是依赖一个市场或一个大国,而是拥有种种选择。我们的政策是帮助他们拥有选择权”。为此,美国不仅通过“大中亚”计划使中亚与南亚建立密切的联系,还将通过北约、“和平伙伴计划”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促进中亚与欧洲的联系,推动在中亚拥有重要利益的日本发展与该地区的联系。负责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埃文·费根鲍姆(Evan A. Feigenbaum)也在一次公开讲演中呼应了包润石的观点。他声称,美国中亚政策的关注点是支持中亚的主权,而朝着更多方向的选择则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独立。他强调,国家不能只有一种选择,即只有一个市场、一个贸易伙伴和一个关键性的交通基础设施。费根鲍姆表示,美国要帮助中亚建立新的联系,诸如贸易与投资机会,跨国能源项目,新的深

① Richard A. Boucher, “U. 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Balancing Priorities (Part II),” Statement to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April 26, 2006, <http://www.state.gov/p/sca/rm/2006/65292.htm>.

② Richard A. Boucher, First Kabul Conference on Partnership,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Greater Central Asia, Nicklas Norling, Conference Report 2006,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p. 13. 转引自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

③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6, pp. 39-40.

水港，以及全球市场的巨大机会。<sup>①</sup>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以谋求全球利益和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很少关心它国的主权和独立，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美国扩张性和干预性的外交侵害了它国的主权和独立。现在美国在中亚大谈关心这些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支持它们在对外联系上拥有更多的选择，其动机就是要“彻底结束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支配作用，也遏制中国在中亚和南亚的影响迅速上升的势头”，<sup>②</sup> 肢解上海合作组织，使该地区成为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板块。

第三，自 2006 年以来，美国加大了对中亚的投入力度，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以经济为重点的“大中亚计划”。近期目标主要是帮助中亚五国相互降低贸易壁垒，推动中亚五国与其邻近地区的融合，促进中亚同全球经济和国际机构整合，实现中亚与国际准则、规范和惯例的接轨，以促进中亚经济一体化。<sup>③</sup> 2006 年 1 月，美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第 14 届经济论坛上提出了中亚南亚经济融合计划。美国积极推动建立了美国—中亚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它包括了中亚五国，同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作为观察员加入。美国还积极支持亚洲开发银行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并促使其与美国、日本、欧盟建立一个论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中亚直接推动了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建设，如投资 3900 万美元的跨界水资源和能源项目；投资 6500 万美元在整个中亚兴建海关和跨界设施；投资 3600 万美元建设一座跨越喷赤河、连接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桥梁等等。由于哈萨克斯坦是美国中亚政策的主要拉拢对象，该国得到了华盛顿的重点关照。2006 财政年度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额超过 1.41 亿美元，其中投向哈萨克斯坦的为 7680 万美元，占总投资额的 54% 以上。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建设一个以整个中亚为市场的机车制造厂，美国爱依斯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投资 2 亿美元于发电项目，美

---

① Evan A. Feigenbaum, "Approach to Central Asia," Remarks at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February 6, 2007,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2007/80245.htm>.

② 潘光、张屹峰：《“大中亚计划”：美国摆脱全球困境的重要战略步骤》，《外交评论》2008 年第 4 期，第 88 页。

③ 同上，第 88 页。

##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国联邦快递在阿拉木图建立一个新的运营中心。美国还在2008年夏启动了与哈萨克斯坦的双边“公—私伙伴计划”，该计划由两国政府和商会参与，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产业的多元化和地区一体化等。<sup>①</sup>此外，按照华盛顿的构想，借助扩大地区能源供应网也可以有效推动“大中亚”构想，美国国际开发署因此制定了在五年内建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统一电力市场的计划。美国还在积极推动中亚向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输出电力，以加强中亚与南亚的联系。

在一度引起美国与一些中亚国家关系紧张并导致美国中亚政策受挫的民主化问题上，布什政府也调整了策略，开始采取低调和务实的姿态。华盛顿不再大张旗鼓地要求中亚国家实行民主化，而是致力于创造使中亚走向政治变革的社会条件，包括改善商业环境、改革教育、支持独立媒体的发展、鼓励法制、发展市民社会、打击腐败、促进民主制度和选举过程、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等。<sup>②</sup>2005年12月，哈萨克斯坦举行总统大选，“与以往的做法不同，美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反对派表示了冷漠，没有显示出怂恿新的‘颜色革命’的兴趣，对于纳扎尔巴耶夫第四次连任总统，美国不仅没有反对，而且给予了支持。”<sup>③</sup>

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有其务实的一面，如以经济为重点适应了中亚国家发展的需要，低调处理民主化问题照顾到了中亚的政治现实。但美国中亚政策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大中亚计划”而言，首先，阿富汗局势稳定遥遥无期，而一个局势动荡的阿富汗显然难以充当联系中亚和南亚的桥梁；其次，中亚和南亚各国间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要将它们整合在一起谈何容易。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牵制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① 潘光、张屹峰：《“大中亚计划”：美国摆脱全球困境的重要战略步骤》，第88页；弗拉基米尔科津：《欧亚的转折关头——美国要当这个十字路口路口的警察》，《红星报》2008年6月3日；Evan A. Feigenbaum, “Approach to Central Asia”; Evan A. Feigenbaum, “American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Partners in Central Asia,” Remarks to the U. S. -Kazakhstan Business Association and the American-Uzbekistan Chamber of Commerce, Washington DC, March 20, 2007, <http://www.state.gov/p/sca/ria/rm/2007/82024.htm>.

② Richard A. Boucher, “U. 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Balancing Priorities (Part II)”.

③ 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第339页。

是美国中亚政策的重要意图，然而中亚国家在发展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不会以牺牲与中俄两国的关系为代价。就拿美国中亚政策最主要的依靠对象哈萨克斯坦来说，它就明确表示，哈参与“大中亚”合作并不意味着牺牲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哈不希望中亚地区形成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格局。事实上，哈萨克斯坦在发展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与中、俄的战略合作关系正在迅速发展。<sup>①</sup>另一方面，中、俄由于与中亚的传统和地缘联系，在该地区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乃是各自外交政策的重要关注，它们将继续通过双边和多边框架积极参与中亚地区事务，发展与中亚国家全方位合作关系，不会坐视美国以竞争和排他方式在中亚扩大其存在和影响力。2009年年初，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决定关闭美军设立在吉境内的马纳斯空军基地，这被认为是俄罗斯在中亚与美国的角逐中赢了重要的一局。与此同时，“在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经受住“9·11”事件后的生存考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国际组织。”<sup>②</sup>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中亚地区稳定、促进成员国共同发展、推动建设和谐地区方面作用更加突出，该组织务实合作的前景看好。在此情况下，美国中亚政策如果继续以削弱中俄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牵制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为宗旨，注定难以取得成功。事实上，一些理性的美国分析家也指出，尽管中、俄、美三国都有在中亚竞争盟友、能源资源和军事利益的驱动力，但它们也有共同的重要利益，特别是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毒品方面。“如果联合得当，在中亚地区发挥作用的主要的多边安全组织能够提供合作外交的机遇，而该地区传统上是双边关系主导的”。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政策精英理解并尊重中、俄在该地区的重要利益，以双赢而不是零和的眼光看待彼此的利益诉求；美国的中亚政策应着眼于该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而非大国主导、控制和大国竞争。

① 潘光、张屹峰：《“大中亚计划”：美国摆脱全球困境的重要战略步骤》，第89页。

② 柳丰华：《中国在中亚：政策的演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6期，第71页。



## 结尾语

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上升是中国力量增长和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结果,它将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国与亚洲各国发展密切的合作和互惠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也有益于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近代以来,亚洲地区秩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外部力量占支配地位,其大背景是西方的崛起和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进入 21 世纪,世界力量的重心开始向亚洲转移,亚洲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量不断上升。与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就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崛起以及本地区国家相互关系的加强,这意味着亚洲重新获得其“主体性”,地区秩序正在回归正常。

美国应在上述大背景下看待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上升,并从美亚关系变化的角度考虑美国应作出的反应。华盛顿如果只是简单而狭隘地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待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其结论很可能是消极的,其反应也会是负面的。客观地看,亚洲作为中美互动的重要舞台,两国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而扩大合作、减少竞争的关键就是要以开放和前瞻性的思维看待亚洲的变化、审视彼此的利益。以过时的观念看待美亚关系,对中国的崛起持保守态度,这只能使美国的政策与亚洲的现实越来越脱节。明智的美国政策应该顺应亚洲变化的趋势,以建设性的方式面对中国在本地区影响力的增长,这将不仅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美国与亚洲新型关系的形成。



# CONTENTS

2009 Gen. No. 8

## ARTICLES

### **A Relationship of Maturity vs. Complexity—Mark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U. S. Diplomatic Relations ..... *Ni Shixiong* (1)**

The article recall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U. S. relations in the past 30 years. It has now become a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characterized by maturity vs. complexity. Maturity goes with complexity; complexity gives impetus to maturity. The article also sums up some historical lessons and conceptional ideas with a view to comprehensively pushing ahead the China-U. S. 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into the 21st century.

###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 *Wu Xinbo* (30)

Over the last decade, China's rising power and active peripheral diplomacy have remarkably lifted its influence in Asia and drawn high atten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reviews U. S. perceptions of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explores responses b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assess their impact on Sino-U. S. relations and regional affairs.

### **Energy Security and Sino-US Relations: an Analysis from 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s ..... *Wu Lei & Liu Xuejun* (54)**

The issue of energy security emerging in recent years constitutes a concern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and complexity in Sino-US relations. Yet, academic circl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o far failed to reach a consensus about this salient component effecting Sino-US relations. With this point in view,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amine and interpret this issue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tructural market competition, energy conceptualizations, energy policies and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held and formulated by each of the two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also probes the idiosyncrasies and prospects of bilateral energy cooperation. The conclusion drawn is that conflict and competition form a structural state and fundamental features of Sino-US energy cooperation which, if not properly handled, will lead

# CONTRIBUTORS

**Ni Shixiong**, Professor with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Wu Xinbo**, Professor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Vice 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Wu Lei**, Professor with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Yunnan University.

**Liu Xuejun**, Doctoral Candidate with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Yunnan University.

**Zhang Guang**, Professor with th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Diao Daming**, Doctoral Candidate of the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Yu Weiyun**, Undergraduate Student of the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Pan Yaling**, Assistant Professor with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Tu Yichao**, Assistant Professor with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He Ping**, Assistant Professor with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Li Wei**, Doctoral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Jia Min**, Doctoral Candid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